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二

列傳

唐 二十二

郝處俊

象賢

狄仁傑

光嗣
兼謨

朱敬則

仁軌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
拜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緡
贈之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第進

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和睦事諸舅謹甚再轉
滕王友貽為王府屬棄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
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涇江道大總管處俊副
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餐
乾糲不顧密料簡精銳擊却之衆壯其膽畧入拜東臺
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
之處俊諫曰修短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昔先帝詔
浮屠那羅邇婆寐案其方書為秘劑取靈藹怪石歷歲

乃能就先帝餌之大漸上醫不知所為議者請申顯戮
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
其言進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辛東都皇太子監國諸
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我嘗疑秦法為寬荆軻
匹夫耳匕首竊發羣臣荷戟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
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
安敢拒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
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

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
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察變識機故冒法赴難向
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帝
曰善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洵
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
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
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
汝可命出之史臣惟敘此為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

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
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
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偽辭會仁實死而止上
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亦縣與太常音枝分東西朋帝
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
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
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競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
勝負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

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令武后攝知國事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為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

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為白帝曰處俊死諉臣曰生無益於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圜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為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新書郝處俊傳
在狄仁傑後按

處俊相高宗仁傑相武后相去二十餘年新書敘次失倫今易之

孫象賢垂拱中為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斲夷祖父棺冢自是將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訖于則天之世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州長史仁傑兒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衆皆接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為吏誣訴

黜陟使閭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
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叅軍親在河陽仁傑
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
悵久之雲移乃去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
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
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
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
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滯獄萬七千人無冤訴者

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

昭陵柏罪當免

舊書止權善才一人
今從新書及通鑑

高宗詔誅之仁傑

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耶仁傑曰漢有盜

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

一杯土法何以加于是罪止棄市陛下作法縣之象魏

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萬姓何所措其手足伐

一柏殺二臣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

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

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雖乏賢如本立者不少
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曲赦本立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
立竟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
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
其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
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
為知頻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
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別開馳道仁傑曰天子

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
曰真丈夫哉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
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
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
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
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
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
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伏望哀其誑誤有詔悉謫戍邊

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萬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冤聲騰沸所不忍聞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不能詰還奏仁

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乞假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勾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事耳若天子為之發敕天下事幾敕可盡乎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

言會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
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
固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
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
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
守者寢弛即丐筆裂衾帛書寃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
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覽之以問俊
臣對曰仁傑下獄未褫巾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

承反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巾帶見使者為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

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其詐因免死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對明是貪生論者以為留其身以復唐祚然終仁傑之世唐祚何嘗復哉雖云善善欲

長未免阿其所好

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

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

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
悉放歸農畝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
何預若輩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
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
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
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
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
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

兼之乃復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
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
求遠撫長駕之名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
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今國家師旅歲出所費寔
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且關東饑
饉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為
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
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

冊拜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
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
之故事也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
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遣御寇患則國家有繼
絕之美無轉輸之苦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勅
邊吏謹守備待其自至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
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
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二虜不

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饌以
息民不見納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后意未決仁傑
嘗從容奏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
之子孫先帝以二子託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
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
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
於廟者也它日后謂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
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

矣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仁傑每宴見言及廬陵王
輒以母子恩情委曲開譬后雖忤忍不能無感卒召還
按新書本傳后欲以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
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使三思募兵
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
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
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
其意者以儆陛下乎此二事並出李邕所撰狄梁公傳
通鑑考異以其辭鄙誕決非邕所為又謂廬陵王為河
北元帥在立為太子後且當是時睿宗為皇嗣若仁傑
請以廬陵王繼統則是勸太后廢立也既皇嗣見在宮
中亦不得言無子也考異此辨甚分明可據又舊書本
傳云中宗自房陵還宮后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為
言仁傑慷慨數奏言發涕流后遽出中宗見之曰還卿

儲君仁傑降階泣賀已而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后以為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其禮迎歸人情感悅新書所載略同云后感仁傑言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既至匿之帳中乃召見仁傑云云按此事亦出狄梁公傳均未可信然舊書謂密召廬陵而仁傑不知猶之可也今彥伯以六品郎官銜命奉使事經旬月而為宰相者曾漫無聞見有是理乎新書兼采實錄及狄梁公傳併為一事而不悟其抵牾今皆削之而存其近是者

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

河北安撫大使

按以上皆聖歷元年事宰相表於丁酉戊戌兩年重複列之大誤

時民

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言山東北緣
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
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君子
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
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
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為邊鄙暫警不足為憂
中土不寧此為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
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詔可還除內史后幸

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春禮卓異時無輩
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
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
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
必感恩效節又請授以官爵委之專政至是凱旋后舉
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將軍燕國公賜
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
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言今之

伽監制過宮闕窮奢極壯工不使鬼不免役人物不天
降終須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
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雇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
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
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久視元年九月卒

新書作
聖歷三

年五月即改元久視而仁傑之卒在
九月不得稱聖歷三年也今改正

年七十一贈文昌

右相諡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
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

即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武氏之罪實浮於呂氏蓋武氏革命而呂氏未革命也
為當世之臣者不能為徐敬業之討賊則惟有棄冠服而
逃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彼盡心乃事而後世反以復唐之
功歸之是皆託於明哲保身寬柔以教之論而未終讀夫
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倒置
莫甚於此余故表而正之 子光嗣景暉

光嗣聖歷初為司府丞武后召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
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
內舉果得人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為太府少卿
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長史以罪貶歙州別

駕卒景暉官魏州司功叅軍貪暴民苦之因共毀其父
生嗣不復奉至元和中田弘正鎮魏博始奏葺之血食
不絕族孫兼謨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府使剛正有祖風令狐
楚執政薦授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蘄鄧鄭
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
最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
兼謨封還詔書帝諭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

吏亦宜宥顧此後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貽弊一方為諸道觖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繇是貶蔡州別駕兼謨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還為尚書左丞武宗時為益王傅俄領

天平節度使辭疾以秘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
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
其急難不責報於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
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將加擢用為李敬玄所毀
故授洹水尉累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多異議
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
事漸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

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
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
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
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
不及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
當滎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
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
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

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
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
級則復道爭功拔劔擊柱晷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
乎故曰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國家自文明以
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不設鈎距無以順人
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
闈而天下晏然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極
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向時之秘策乃當今之芻狗也

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
去萋菲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
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
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
嘗聞其史橐歎曰董狐何以加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
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
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
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

疾還政事俄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譔
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
十八人像以為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為人出
為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為王同皎善
貶涪州刺史既明非其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
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
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
省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蠻

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為鳳閣舍人張思敬為右
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
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始
崔實仲長統王郎曹叅論封建指秦為失敬則以為秦
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建諸侯著論明之儒者
以為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
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
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為宗楚客冉祖雍

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
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
則敬之於是追贈秘書監諡曰元

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
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
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憚員半千魏知古共
諡為孝友先生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通政使司副使臣施朝幹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一十三

列傳

唐二十三

王方慶備

韋思謙

承慶嗣立

恒

陸元方象先希聲

景倩餘慶

景融

王及善

李日知

杜景儉

李懷遠

景伯彭年

豆盧欽望

史務滋崔元綜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陽徙雍咸陽父弘直為

漢王元昌友王好政遊上書切諫王稍止然益疏斥終

荆王友

按宰相世系表弘直字長宗魏州刺史謚曰孝與此不同

方慶起家越王府

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二史於記室任希古希古他遷就

卒其業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

區琛珎前都督路元獻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方

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領多貪縱民有詣府訴者

府官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

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有唐以來治廣未
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絲以著善政轉洛
州長史封石泉縣子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進鳳閣侍郎神功初清邊道大總管武攸宜破契丹凱
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脩而不
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為疑荀訥謂
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
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武后幸玉泉祠

以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奏昔漢元帝御樓船張猛進
諫今山阿危峭墜道曲狹比於樓船危乃更甚陛下奈
何輕踐畏塗哉后為罷行方慶嘗以令募及大功畏未
莫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群臣不遵用顏秦教誼
不可長有詔申責內外畏之后嘗就求羲之書方慶奏
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
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
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

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
御武成殿偏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崔融序其代閱號寶
章集復以賜方慶士人歆其寵以老乞身改麟臺監修
國史中宗復為皇太子拜方慶檢校左庶子后欲季冬
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
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
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
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

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
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
下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是歲真拜
左庶子進封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方慶
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濤啟事稱皇太
子而不名孝敬為太子更弘為崇沛王為太子更賢為
文今東宮門殿名多觸犯請一改之以協舊制可初方
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

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何敢近人以比
倉唐之悟魏文侯焉長安二年卒贈兗州都督謚曰貞
中宗復位以東宮舊臣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練朝章
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問酬復淵詣故
門人次為禮雜答問藝文志王方慶禮雜問
答十卷本傳作雜禮非家聚書多
不減秘府圖畫皆異本方慶沒後諸子不能業隨皆散
亡孫浦六世孫璵璵曾孫搏皆別傳

浦字靈龜明經調莫州參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幕

府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備至虜中脅說禍福虜乃不入天寶末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褒至備六世封石泉云備孫遂

遂好興利操下以嚴累遷鄧州刺史太府卿西北供軍使與度支潘孟陽爭營田事憲宗怒出遂為柳州刺史會用兵淮西亟財賦藉遂幹彊拜宣歙觀察使淮蔡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為光祿卿淄青行營糧料使辭卿職換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兵食歲三百萬

俄而賊誅遂簿羨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于時析齊為
三鎮即拜遂沂兗海觀察使遂資編刻杖扑皆踰制盛
夏治署舍牆垣程督慘峭將吏素悍戾遂輒罵曰反殘
賊人人羞忿裨校王弁與役人浴于川語曰天方雨墻
且毀等罪耳乃謀亂明日遂方燕集弁率其黨挾兵進
遂驚匿廁下執而數其罪殺之其副張敦實官屬李矩
甫皆死弁自知留事帝以沂海新定畏青鄆亦搖乃拜
弁開州刺史至徐州械送京州斬東市監軍上遂所製

杖出示於朝為戒云

韋思謙名仁約以近武后父諱為嫌遂以字行鄭州陽武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耶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都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誠曠職耳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為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狷直之性觸機輒發暇卹身乎丈夫當取

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錄錄保妻子耶沛
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為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
屈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
語雖甚倦從倚軒檻猶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參裁武
侯將軍田仁會誣奏御史張仁禕帝廷詰仁禕懦不得
對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素知狀因言仁會
獎惑聖聰陷人不測詞旨詳暢帝善之仁禕得不坐累
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

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鶚鷹鷄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帝崩思謙扶疾入臨俯伏號絕詔給扶持轉司屬卿復為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獨坐受拜或以為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姑息耶垂拱初封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以大中大夫致仕卒贈幽州都督子承慶嗣立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為篤孝擢進士第補雍王
府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王為太子遷司議郎儀鳳中
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土功承慶見造作玩好
浮廣倡優鼓吹譟譁戶奴小人皆得親左右承顏色恐
因是作威福宜加繩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諭善歲太
子頗嘉納太子廢出為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
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橐失大臣意出為
沂州刺史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

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大廈濟巨川必擇
文梓求艤艗若亟毀而敗則是用朽木乘膠船也臣謂
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
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况庸庸者可起處輔相以
百揆萬幾輕畀小人哉書不報未幾復為舍人掌選病
免改太子諭德歷豫龍二州刺史有善政轉天官侍郎
修國史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長安中拜鳳閣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免

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為之無撓色誤辭
援筆而就衆嘆其壯然猶流嶺表歲餘拜辰州刺史未
行以秘書員外少監召兼修國史封扶陽縣子招撰武
后紀聖文中宗善之遷黃門侍郎未拜卒帝悼之召其
弟相州刺史嗣立會葬因拜黃門侍郎繼其位贈禮部
尚書謚曰溫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
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感寤為均愛世比晉

王覽第進士累調雙流令政為二川最承慶解鳳閣舍
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往日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
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替代以為
美設即拜鳳閣舍人時學校荒廢刑罰濫酷乃上書極
陳永淳已來庠序隳散胄子衰缺輕儒學之官弛章句
之選貴閥後生以徵倖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垂拱後
仕人彌多請托公行選補逾濫故使海內黔首騷然不
安州縣官寮貪鄙未息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敕

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大學崇飾館廟尊尚師儒發揚觀
聽海內嚮風然後審昇銓總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則官
無侵暴之政民有安樂之心矣又曰揚豫之後大獄屢
興窮治逮捕數年不絕大猾同間巧相影會構似是之
言成不赦之罪恣行楚慘類自誣服王公士人至連頸
就戮道路籍籍咸知非辜而鍛鍊已成不可翻動小則
身誅大則族夷相緣共坐者庸可勝道彼皆報讐復讎
苟圖功效求官賞耳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勘鞠之

際皆自誣服向非陛下明聖則趙醢之戮已及其身今
擢而升之並稱良輔可知往之得罪者寃濫良多矣臣
願陛下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重輕
所不赦者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丐命則天下瞭然
知向所陷罪原非陛下之意幽明歡欣感召和氣太平
之美亦何遠哉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
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比所遣外任多是貶

累風俗不澄實由於此請遷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
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
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
大夫楊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未幾承慶知政事嗣立以
成均祭酒徙魏沼二州政無他異坐承慶左授饒州刺
史按新書云坐善二張貶饒州疑非是蓋承慶坐附會
二張嗣立則止緣親累耳不然承慶流裔表而嗣立
裁得左遷何輕重相懸乃爾耶今從舊書繇相州刺史入為黃門侍郎轉太
府卿修文館大學士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嗣
立建言今庫帑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須賑給
徵發時動士待資裝陞下何以具之伏見營立寺觀累
年不絕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
木石人牛不停廢功害農怨嗟盈路即有水旱為災戎
狄構患雖龍象如雲何救萬分之一又食封之家日月
猥衆昨畧問戶部云用丁六十餘萬丁課二絹即是一
百二十萬已上臣見太府每歲庸調絹纔百萬少則

七八十萬比諸封家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橫恩特賜至百四十家以上天下租賦大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又封家徵求各遣奴卑凌突侵漁百姓怨嘆裏頭中物誅責紛紜曾無少息下民寔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府封家詣左藏請受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古者取士必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五府著聞乃升

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遷進趨微幸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贓汙武者治軍則庸懦弱補授亡限員外置官數倍正闕吏困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已來不加簡擇京官有犯及聲稱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令以此理人何望率化願下有司精加汰擇自今應除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所冀

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嗣立與韋后屬疏帝特詔
附屬籍顧待甚渥營別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
賦詩制序冠篇賜貺優備因封嗣立逍遙公名所居曰
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栢藤盤數十物唐隆初拜中
書令韋后敗幾死于亂寧王為救免出為許州刺史以
定策立睿宗賜封百戶徙汝州入為國子祭酒太子賓
客坐宗楚客等削遺制事不執正貶岳州別駕再徙為
陳州刺史開元中河南道巡察使表其廉欲復用會卒

年六十六贈兵部尚書謚曰孝初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兄弟並為宰相世罕其比有二子恒濟知名

恒開元初為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薦恒有經濟才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累轉給事中為隴右河西黠陟使時河西節度使蓋嘉運恃左右援橫恣不法妄列功狀恒劾奏之人代其恐出為陳

留太守卒

濟開元初調郵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及謝官日引入殿廷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四五十人悉免官於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為刺史濟四遷戶部侍郎為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太守子與夏令亦以能政聞

嗣立孫弘景擢進士第數佐節度府以左補闕召為翰林學士蘇光榮為涇原節度使弘景當草詔書辭不如旨罷學士累遷度支郎中出為綿州刺史李夷簡鎮淮南奏以自副召入再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按此事弘景及劉士涇傳兩載之而時蕭俛輔政一以為憲宗一以為穆宗未知孰是時蕭俛輔政弘景議論常佐佑之再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

其嚴不敢恩以私歷陝虢觀察使召拜尚書左丞駁正
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絪丁公著楊嗣
復皆奪俸郎吏肅然望風修整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
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
有詔按公尚私謁邪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惶
恐去遷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
射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為
長慶名卿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
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
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
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
舍人秋官侍郎為來俊臣所陷后置不罪遷鸞臺侍郎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擢天
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
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

問讐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
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
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
右庶子進文昌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有遷除
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橐焚之曰吾陰德在
人後當有興者又有一桺生平所緘鑰者歿後家人發
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
景融尤知名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為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為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為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固讓象先主不得已為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

十一

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象先於窮治私黨時從中密贊外人豈能與聞既未自

言則其申理之事何由得傳於後紀載家阿其所好自相矛盾大率如是罷為益州大都督府

長史劔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稍行扑罰以立威名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何必樹威卒不從而蜀自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

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錄事白曰法宜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彼豈不曉吾言若必行杖當以汝為始錄事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為太子詹事

歷戶部尚書

舊書作工部

知吏部選事母喪免起為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

舊書作同州刺史

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

書左丞相諡曰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改賜今名

弟景倩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

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
察御史

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
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
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
諫不入則自楚母為損威人多其友四世孫希聲

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
鄭愚表為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為右拾遺時儉腐秉

權歲數歟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剝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累擢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為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

元方從父餘慶陳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已冠名未顯兄立表喏曰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

后封嵩山以辦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歷初靈勝二州黨
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衆內附
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
一詞降左侍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
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
元初為河南河北宣撫使薦富春孫逖京兆韋述吳興
蔣洌河南達奚珣後皆為知名士遷大理卿終太子詹
事諡曰莊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

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餘慶才
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初武后時酷吏用事中
宗朝倖臣貴主斜封大行啗利普禍之人與相乾沒雖
亟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
無悔尤

子操字仲采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
臣子弟不任京畿改新鄉令人為立祠用按察使宇文
融薦遷澠池令累遷兵部郎中東曠騎使還除洛陽令

時車駕在洛摧勒姦豪人不敢犯為中書令蕭嵩所器
嵩罷佗宰相俾陰廉嵩短礫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况
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為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
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礫至徹之而虎不為
暴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王君廓掠邯鄲君
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俊共救其亂宜撫納遣屯而保
全之觀時變待真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兼旬之糧劫衆

而興但恣殘剽所過失望竊為足下羞之君廓謝曰計
安出答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廓從其言遂屯井陘山
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封新興縣公累
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駐
蹕山死于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
陵及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爵皇太子弘
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
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

宗聞賜絹百匹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病免召為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山東飢詔為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為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為朕卧治為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禦寇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

行留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汙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勦絕元惡且揺亂胎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既為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及善即移病餘月后不復問歎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文昌左相同

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諡曰貞陪
葬乾陵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
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
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
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神龍初為給
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須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
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殞絕於道左右為泣莫能視巡

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黃門

侍郎景雲初同中書門下三品

新書本傳作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今從

睿宗紀及宰相表

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

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誠睿宗佗日

謂曰嚮日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二年拜侍

中尋罷為戶部尚書

按宰相表日知以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年四月守侍中十

月罷為戶部尚書驗之睿宗紀皆合本傳以為屢乞骸

先天初轉刑部尚書疑本傳誤也今從紀表改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

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
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
賓客與娛樂開元三年卒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
名族時人譏之後少子伊衡以妾為妻鬻田宅至兄弟
訟聞家法遂替云

杜景儉

新書作景佺
今從舊書及通鑑

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中

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
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苔責吏以示威

景儉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祿耶
嗣業怒不聽景儉曰公持咫尺制真偽莫辨即欲攪亂
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耶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荆
州司馬史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
寔知名入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
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
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
待報元方大懼景儉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

已定待命於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為司
刑設何預秋官耶景儉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為
守法擢鳳閣舍人遷洛州司馬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
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梨華示宰相以為
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
比景儉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災故曰冬無愆陽
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花木黃落而木復華
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素臣位宰相助

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謝罪后曰真宰相也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景儉不以秋月梨花為瑞雖似優於阿諛者然是時女

主臨朝陰陽倒置此即呂后時桃李秋華之轍景儉靦顏
為相尚何變理之足云乃以草木榮落非時引咎自責顯
附於方正之操而陰售其固寵之術此與模稜者流相去
無幾胡寅責其淺言以盜小名為無足稱尚未盡窺其底
裏而為色莊所愚耳會李昭德下獄景儉苦申救后以為面欺左遷

秦州刺史入拜司刑卿聖歷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

舊書作聖歷二年本紀及宰相表以為神功元年閏十月事

契丹入

寇陷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儉以為

脅從可原后如其議罷為秋官尚書坐漏省內語降司
刑少卿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初名元方
垂拱中改今名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
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志
耶擢四科第累轉司禮少卿出為本州刺史改冀州遷
揚益二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
侍郎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鄉縣男以左散騎常

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爵趙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老聽
致仕中宗還京師召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三
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
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耶答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駿
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敕自為文祭之贈侍中諡曰成
子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
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帝或要巧恩寵至景伯
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

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
羣臣普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
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彊幹弱
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畧任
重以制姦宄便繇是停都督終右散騎常侍

子彭年有才剖析明悟歷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
林甫善以贓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為濟陰太
守徙馮翊天子幸蜀陷於賊脅以偽官憂憤死贈禮部

尚書

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祖寬隋文帝外孫為梁泉令高祖定關中與郡守蕭瑀率豪姓進款擢累殿中監子懷讓尚萬春公主詔寬用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芮國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定復其舊姓欽望累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內史封芮國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為司

禮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宫尹進文昌右
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為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尚書左
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
思等怙勢宣烝窺間王室缺冀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
謹身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
年八十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元武后時
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畧可述者附左方

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

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為侍御史來子詢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囚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為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行然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澡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搢紳為慶會赦還除監察御

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為過卒贈貝州刺史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四

列傳

唐 二十四

裴炎 伯先

劉禕之 郭翰

魏玄同

李昭德

吉頊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
生休澣他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有司欲薦狀以業未

就辭在館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補濮州司倉參軍歷御史起居舍人寢遷黃門侍郎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一於東宮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為中宗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于中書省中宗欲以后

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
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
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
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
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

謹案通鑑
輯覽

叩批武氏竊神器已非一朝廢立之謀固不俟中宗失言
而後定然中宗嗣位日淺他務未遑亟亟欲官后父且輕
視以天下與人為怒泄憤語其父子昏闇如
出一轍而受制房帷之病亦見端于此矣更立豫王為

皇帝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

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乃追崇先世在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望劉禕之韋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

誓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

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蹇味道御史

魚承羈參鞠之

通鑑考異曰新傳云炎謀乘太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

不出而止若炎實有此謀則太后殺之宜矣且炎為此謀必有同黨當炎下獄崔營李景謏輩無事猶欲陷之況有此逆其同黨能不首告乎今不取

鳳閣侍郎胡元範奏曰炎社稷臣

有功于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

賢左衛率蔣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

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

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勉其遜辭炎曰宰相下獄
焉有更全之理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儋石之贏初炎見
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酋阿史那伏念等
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媚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為陰
禍有知云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元範申
州義陽人廉介有才以救炎故流死舊州

舊書作
瓊州

炎從

子由先

由先未冠推蔭為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而陳

得夫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反法當誅尚何道仙先
對曰陛下唐家婦身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
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王諸武斥宗室
炎為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怒臣愚謂陛下宜還
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傑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
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瀛州歲餘逃歸為吏蹟捕流
北廷無復名檢專居賄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廷
屬京師多其客詞候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

秦授為武后謀曰識言代武者劉劉無彊姓殆流人乎
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叶亂社稷憂也后謂然遣
使者慰安流人實命殺之佺先前知奔突厥都護遣兵
追之為所執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有詔赦流人佺先
得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佺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桂
廣三州都督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說右之免官久乃擢
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
及試官進工部尚書累封翼城縣公年八十六以東京

留守卒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在隋為著作郎峭
直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伯藥曰劉四罵人
人多不恨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
察使李襲譽表所居為孝慈里母喪除召拜吳王府功
曹參軍終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禕之少與孟利貞高
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並直昭文館俄
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召入禁

中論次新書凡十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兄懿之亦給事中並居兩省時人榮之先是妙為內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禕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雋州后為丐還除中書舍人儀鳳中土蕃寇邊帝訪侍臣人人異謀禕之獨勸帝戢威紓百姓之急帝內其言俄拜相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帝謂曰以卿忠孝門故藉師範冀蓬在麻不扶自直也后既立王為帝以其參奉大議愈親之擢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方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思
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坐
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憲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
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于上貶青州刺
史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後私語鳳閣舍人賈大
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
怒曰禕之乃負我垂拱中或告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
萬榮金與許敬宗妄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鞠

治以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后以
為拒制使賜死于家年五十七初禕之得罪睿宗以舊
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禕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由已
而帝營救速吾禍也在獄上疏自陳臨誅洗沐神色自
若命其子執筆占為表子號塞不通書禕之乃自捉筆
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
思鈞悵歎其文后惡之貶翰巫州司法參軍思鈞播州
司倉參軍睿宗嗣位贈禕之中書令

翰嘗為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為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於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母久留即命駕去後改麟臺郎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善流嶺外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材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

疏言選舉法弊曰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分任于羣司而統之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于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與世敝其來久矣又居此任者間非其選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遊宦之途同乎市井夫聽言觀行聖者難之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

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臣聞從政莅官不可以無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富者餘粱肉故當哀敝乏賢則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太平多士則遶東髦俊而任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為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

得薦士此誠仄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
責下不盡搜剔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
薦論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不擇舉者之行能而責所舉
之庸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
之策為無窮之基但顧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
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拜
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
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先是

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
令周興未知也數于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毋
久留興以為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
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
刑謂曰夫人盍上變冀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
殺等耳不能為告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
第進士為御史主簿開元中至穎王傳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鄴

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間厯治書侍御史有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為褚遂良所惡出為邢魏二州刺史乾祐雖強直而昵小人嘗為書與所善吏刺取朝廷事迷隱其辭遂良白發于朝坐流驩州召拜滄州刺史

舊書云坐流愛州乾封中起為桂州都督

入為司刑太常

伯坐漏禁中語免官卒昭德彊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還為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然洛水歲涇蓄之繇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廝殺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為行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

白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
況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為太子少
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為皇太子
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笞殺慶之餘黨散
走

謹案通鑑輯覽

批武氏此時已悍然無所顧忌獨于皇嗣一節良心未盡
漸滅猶徘徊觀望慶之欲達惡而適以達起天網恢恢于
此亦可見矣因奏曰自古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

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

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見天皇
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
枕是代我勞非而所及也時朝廷進用諛佞幸恩者衆
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
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反邪左右皆笑時來俊
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昭德每奏其
誣罔不道狀卒擄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
為衆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悅上疏曰陛下天授以

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事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厭怠
細政擢委昭德兼總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彊愎聾盲
下民罔徇同列作福專威橫絕朝野臣伏見南臺數目
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
昭德參奉機密不預申獻替而畫可已行方輿駁異是
陽露專權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如此臺寺庶官望
塵冒氣一切奏謝與奪事宜皆承風指臣觀其膽乃大
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履霜堅冰頌防其漸大權一

去收之良難願陛下鑒察又果毅鄧注著石論數千言
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達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璿
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
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既而俊臣
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寃昭德而快俊臣神
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吉頊洛州河南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調明堂
尉父哲為易州刺史坐賕當死頊以二女弟進武承嗣

承嗣表貸哲死遷項龍馬監劉思禮謀反項上變事后
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生平所悟者三十六姓捕繫
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冤之擢右肅
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當死狀三日不下項從武后游
苑中因間言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
惜於是后斬俊臣突厥臨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
兵制鹵南向項辭不知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
太原溫彬茂臨死封一笥書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

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
故后知虜且還項至募士無應者俄詔以皇太子為元
帥應募日數千項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為羣
臣道之項誦語於朝諸武惡之始項善張易之與田歸
道薛稷員半千李迥秀皆為控鶴內供奉項又彊敏故
后倚為腹心聖歷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嘗與武懿宗爭論殿中懿宗陋短俯俚項嚴語侵之
無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他日安可保衛之張

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項計安出項曰公家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効之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絕胙易之流涕請項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諸武非海內屬意公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弔為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項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項與謀召見問狀項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于陛下當速有所付乃還中宗明年項坐弟冒偽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

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疾棘請須臾間后命坐頃曰水土皆一盡有爭乎曰無曰以為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為佛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頃首謝曰雖臣亦以為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頃尋徙始豐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頃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睿宗初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四